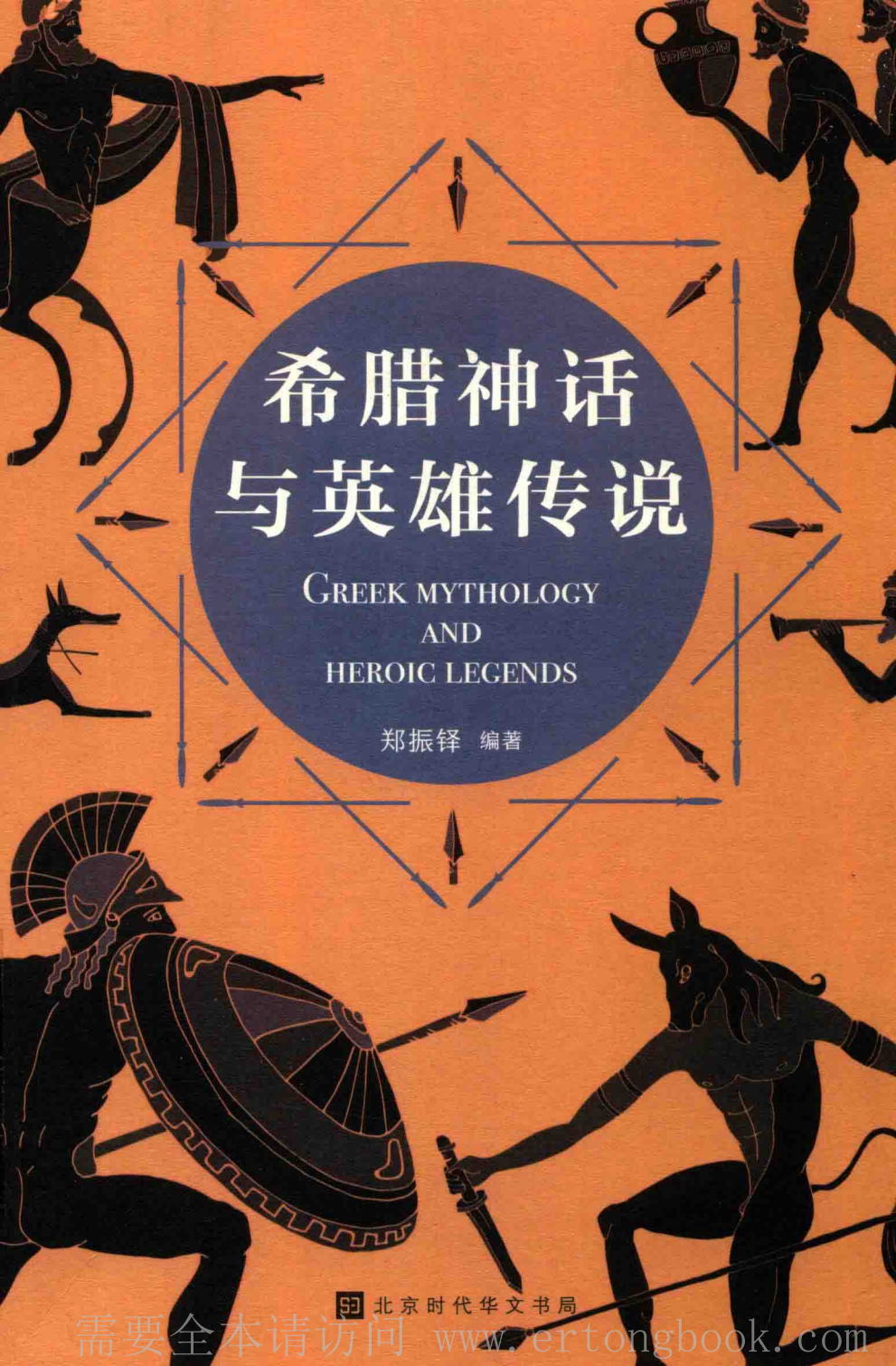

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

GREEK MYTHOLOGY AND HEROIC LEGENDS

郑振铎 编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

GREEK MYTHOLOGY
AND
HEROIC LEGENDS

郑振铎 编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 / 郑振铎编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20.5
ISBN 978-7-5699-3590-5

Ⅰ. ①希… Ⅱ. ①郑… Ⅲ. ①神话－作品集－古希腊
Ⅳ. ① I54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29665 号

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

Xila Shenhua Yu Yingxiong Chuanshuo

编 著 者 | 郑振铎

出 版 人 | 陈 涛
责任编辑 | 徐敏峰 陈冬梅 韩明慧
封面设计 | 迟 稳
版式设计 | 赵芝英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凯德印刷（天津）有限公司 022-2964412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15 字 数 | 402 千字
版 次 | 202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3590-5
定 价 | 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原　序

希腊神话是欧洲文化史上的一个最宏伟的成就，也便是欧洲文艺作品所最常取材的渊薮。有人说，不懂得希腊神话简直没法去了解和欣赏西洋的文艺，这话是不错的。只要接触着西洋的文学和艺术，你便会知道不熟悉希腊神话里的故事，将是如何的苦恼与不便利。

直到现在，艺术家们，诗人们，还总是不断地回过头去，向那里求得些什么。她是永远汲取不尽的清泉，人类将永在其旁憩息着，喝饮着。

但希腊神话，在中国却成了很冷僻的东西。前几年，有一个朋友译了一部Ovid的作品，为了其中充满了希腊神话的“典故”，累得译者加了无数的注释，而读者还是索然。这便是吃了希腊神话不熟悉的苦，因而失去了多少欣赏、了解最好的文艺的机缘！

我在七八年前，便开始从事于希腊神话的介绍。其结果，写成一部《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恋爱故事》。但这只是一个开端。后来又译述了《伊利亚特》和《奥特赛》，已经交给商务印书馆印行，却都在日本人的炮火里被烧成灰烬了。这部《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原为《恋爱故事》的续编，偏重于英雄的传说，也是前几年写成了的，却因循至今，未曾集为一书。

为了感到今日仍然需要这类的书，故将她照现在的样子出版了。

书末所附的“根据与参考”对于有研究兴趣的读者们将不无用处。

这书直译希腊诸悲剧和Ovid《变形记》等书的地方颇不少，故有的时候，有的叙述显得不匀称的冗长。但这对于未曾问鼎于希腊罗马的宏伟美丽的古典文学的人们，也许便将是一个诱引。打开了一扇窗户而向花园里窥看着时，还有不想跑进去游观的吗？

在这书里，许多重要的希腊故事，除了《伊利亚特》和《奥特赛》的二大故事之外，大致都已不缺失什么了。至于“伊利亚特”第二大史诗的故事，所以不收入者，一则为了太长，再则，也为了已是我们所熟知的。

1934年9月26日于北平

（因篇幅原因，此次出版未收录“根据与参考”和“译名对照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再版序

我们在今天还喜爱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主要是希腊的神话），乃是奴隶社会的产物。奴隶社会是阶级社会的开始。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是人类的一个大进步。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反映并且记录了那个奴隶社会时代的人们的想象和他们对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看法。马克思说道："一切神话，都是在想象中并通过想象去征服、支配和形成自然力，因此，对于自然力有了现实的支配，它们就消失了。"①

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时代，早已经过去了，产生那些神话与传说的社会早已不存在了。那些神话也因人类的能够逐渐控制自然的力量，早已"消失"了。

然而，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为什么到现在对我们仍旧是一种美感享受的源泉呢？

马克思在同一篇文章里，解释得十分明白。他说道："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他就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难道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更高的程度上使儿童的纯朴本质再现吗？他固有的纯朴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

性格不是在儿童的本质中在任何时期都复活着吗？人类最美丽的发展着的人类史之童年为什么不该作为一去不返的阶段而永远发生吸引力呢？有教养不良的儿童，有懂事太早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属于这一类。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发生的那种强烈的吸引力，同它的生长所依据的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不如说，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不如说，同这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它是在这些条件下产生并且只能在这些条件下产生的——永远不会再来是分不开的。”①

就因为这个原因，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到了今天还有它的魅力。

我在1927年到1928年之间，写了一本《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恋爱故事》。后来，又写了这部篇幅比较多的《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这两部书，现在都由作家出版社再版了。对于喜爱文艺的人们可能会有些用处。

谢谢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的同志们为这两部书做了很多的校勘，特别在译名方面，大部分是做了改订的工作的。

郑振铎

1958年7月11日　北京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

前言　人类的创造

天神们既已分开了天与地，布置了山、川与陆、湖，创造了鸟、兽、虫、鱼，最后便要创造一种高出一切的动物，就是所谓人类。创造人类的责任，落于底但族（Titan）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与他的弟弟厄庇墨透斯（Epimethus）身上。普罗米修斯与厄庇墨透斯取形成未久的泥土，和以潺潺流滚的清莹的泉水，模拟着天神们的形体而造成了人。所有的动物都是四足伏地而走的，它们的双眼只能凝注于地上而不能仰视。对于人类，普罗米修斯却给以直立的躯体，高仰的头部，双眼得以观望四方与上下；还有空闲出来的双手，得以握捉到并制造出应用的东西。因此，他们得以高视远瞩，仰观俯察，充分地发展他们自己的才能与性灵。但当厄庇墨透斯创造各种动物时，已将原料几乎都用尽了；他给这兽以善走的捷足，给那鸟以高飞的羽毛，给此以杀敌的爪牙，给彼以护身的甲壳。人类却赤裸裸的一无所有，只除了高出于万物的丰裕的智力与直立的躯体。他们经过了黄金时代与白银时代，很快乐地生活着。但这两个时代的人类都无所出。第三时代乃是青铜时代，这时代与前大不相同。这时，他们渐渐地繁殖得多了，竟招致了神与人之主宙斯（Zeus）的恼怒。

有一次，宙斯想灭绝了青铜期林林总总、藩藩蠢蠢的人类；他们是那么柔弱无靠，既无防身之爪牙，又缺护身之甲壳；在地球上是那么可

怜地艰难地生活着。然而对于一切，又全以他们的恶毒的智力对付；对于一切，都使用网罗陷阱，即对于同类也是如此。他们是如此的既蠢且凶，既柔且暴，竟引起了时时拨开云雾向下界凝望的宙斯的愤怒。自然界是那么美丽可爱，澄湖如镜，绿草若毡，鸟类飞鸣上下，如在歌舞，群兽也都徜徉自得，各适其性；春夏则绿林怒茁，繁花杂缀，其富丽，如入金张之堂，秋冬则枯叶乱飞，白云邈远，其萧爽有如听洞箫在月湖上的独奏。独有裸露可怜的人类，奔走于其间，不设阱以陷物，便避仇以求安，不群居而哄斗，便类出而寻仇。在恬美的自然界中，他们似是刺目的棘针，蠢然不与自然界相谐和。宙斯颇愤然，有不除去他们不快的决心。但聪明的普罗米修斯却与宙斯的意见完全不同；他是仁慈而亲蔼的，他不愿意使他亲手造成的人类那么残酷地被消灭，并且他也看出人类将来的伟大与成功。他的心胸特别为人类现在的艰难困苦的情形而悲怜。“可怜的人类，”他叫道，“他们将死于无知之中了。但我要将他们眼前的黑暗除去，而开了他们之耳，使之得以听见智慧之声，于是他们便将得救了。”于是他取了一支空的芦管，将神秘的火种装于管中，向人类群居的所在而去。在此时，火乃是天神们所独有的财宝，人类是绝对不知道火之为用的。原因是：天神们将火当作了他们所独有之物，绝对不许天神之外有知道火之为用的生物。然而现在，伟大仁慈的普罗米修斯却要第一次将火种从天上带到人间去。

没有火种以前的人类是如此的可怜：他们住在潮湿阴暗的洞穴中，无武器，无工具，为寒暑风霜所侵袭，为猛兽恶物所蹂躏。普罗米修斯将天国的火种给了他们，却将人类改换了一个面目，人间另换了一个世界。火乃是一切技术之母，一切安慰娱乐人类的东西的泉源。人类有了火，便有了工具，有了武器。他们一面征服了自然的敌人，一面也征服了猛兽。自此，房宇渐兴，文明大启，有力的伟大的人世间遂从此开始了。

但宙斯见了这，却愤然了；他所欲灭绝的东西，却有另一势力与他反抗而去帮助他们，这是他，神与人之主，所能忍受的吗？于是他便搁

置了毁灭人类的计划而迁怒于普罗米修斯的身上，浑忘了普罗米修斯对于他的前劳。在他王座之旁，立着“势”与“力”两位可怕的巨人。他吩咐他们立刻去唤了火神赫菲斯托斯（Hephæstus）来。跛足的赫菲斯托斯一跷一跷地匆匆而来，问道：“您有什么吩咐？”宙斯眼光如炬地怒道：“去，把这个人类的朋友，这个普罗米修斯带去，把他缚在史克西亚（Scythia）的荒岩上，让他缚在那里表示出他对于人类的慈爱吧！”

太阳升于高加索（Caucasus）的荒山之上，照见普罗米修斯已被钉于悬岩之上。他为了人类而受到了这样的苦厄。许多年许多年过去了，太阳还照见伟大的普罗米修斯在那里受苦，且多了一只鹫鹰，在啄食他的肝。直到许多年许多年之后，才有一位人间伟大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cules）一箭射死了那只鹫鹰，普罗米修斯方才脱离了苦境。这是后话，这里且不提。

却说人类自得了火种之后，生活大为改观，事业繁兴，文明大启。然而同时，又有了一个劫运，使人类的性情与生活愈益酷刻艰难。原因是宙斯为了普罗米修斯盗火，便创造了世间第一位妇人潘多拉（Pandora，百美俱备之意）送给厄庇墨透斯。普罗米修斯曾警告过他说，凡从宙斯那里来的东西，他都不应该收受。但潘多拉实在太可爱了；她是在天上创造出来的，几乎每个天神都给她一种赠品，例如：阿佛洛狄忒（Aphrodite）给她以美丽，赫耳墨斯（Hermes）给她以机警，阿波罗（Apollo）给她以音乐的技巧，等等。这使厄庇墨透斯浑忘了他哥哥的吩咐，而冒冒失失地接受了她。他们很快活地生活了一时。有一天，赫耳墨斯负了一只箱子，寄存在厄庇墨透斯家里，吩咐他们说，这是一只秘密的箱子，不能私自开启窥探。厄庇墨透斯谨守嘱咐。但潘多拉却好奇心炽，几次要私下开箱，窥看箱中究竟放的何物，几次俱为厄庇墨透斯所阻止。她屡屡地抚摩着箱盖，窥察着箱缝，欲动又止地摸着箱钥。她双眼格外的明亮，她心头扑扑地急跳着，有如小孩见果，不得不休。她屡屡地要求厄庇墨透斯允许她开箱，俱为他严词峻拒。

她很伤心地哭泣着，第一次心头有了悲哀的波动。她哭得那么伤心，那么感动人，竟使厄庇墨透斯也忧虑不已。但他还是毅然不屈地拒绝了她的要求。因此，他们的快乐生活竟蒙上了一片愁云。最后潘多拉实在禁抑不住她的好奇心了，便不顾一切，趁着厄庇墨透斯不在家，偷偷地骚动地将这秘密的箱盖打开了。啊！这一开启，人类的幸福便为之断送过半了！原来箱中别无所有，有的不过是无数小魔鬼，有风湿、伤寒等病魔，对于人类的身体，给以种种危害；又有妒忌、复仇等恶鬼，对于人类的精神，给以种种痛苦。潘多拉惊得呆了，一时也想不到将箱盖复合上去。等到她清醒回来时，箱中所囚的恶魔们早已飞散完了。她猛地将箱盖盖上，箱中只剩了一个东西伏在箱底未去——这个东西便是名为“希望”的。所以我们到了今日，虽是遭遇了百凶万恶，而“希望”始终还未完全离开我们；而当我们有了“希望”同在时，虽这些万恶千凶群向我们进攻，也还未完全使我们灰心失意。①

自从潘多拉将恶魔们放出来后，他们便飞散到人间去，造出了无数的痛苦与罪恶。人类第一个时期是黄金时代；他们的生活是异常快活的。这个时代还在宙斯继位为神与人之主以前。这时，无数的恶魔们还不曾散播于人间，所以人类是天真而快活的；没有法律，而奸邪不生，刑罚不用；无强寇，无小窃，也没有什么刀枪盔甲之类；地不种而自生五谷，河中流着的便是牛乳与酒；四时皆春，橡树中流出蜜来。然而从宙斯即位以来，黄金时代便告了终止，继于其后的是白银时代。天神将春天缩短了，分之为四季；米谷不复自生，川流也变为白水。在这一个

① 据另一个传说，潘多拉之所以被遣到厄庇墨透斯那里去，完全是出于宙斯的好意。他要使人世间更有幸福。她带了一件礼物同去；这便是一只美丽的箱子，在箱中，每个天神都送她一些好东西。她很不小心地误将这箱子开启了，因此，一切好的祝福都逃走了，只剩下“希望”不曾逃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时代中，人类开始度着困苦与烦恼的生活。但继于白银时代之后的青铜时代，却是一个更坏的时代；人类受了恶鬼们的影响，无恶不作，残酷无比。对于万物则加以消灭，对于同类则肆相争战。[①]罪浮于白银时代的人类，所以宙斯大怒不已，决意斩草除根，将他们杀得个孩童不留。但因了他们之中，有了一个正直的人之故，宙斯却又让人类在地球繁殖；这种人类乃是一个光荣而伟大的民族，我们称之为“英雄”。他们是凡人，然而也是半神，因为他们是天上诸神与人间的美貌女郎们结合的子孙。我们现在所要说的，便是这个英雄时代的故事。

这一个英雄时代的祖先是丢卡利翁（Deucalion）；他乃是普罗米修斯的儿子。他的妻皮拉（Pyrrha）是这个世界的最早的一位妇人；她乃是世界上神所造的第一位妇人潘多拉的女儿。他们俩原是住在青铜时代的，却成了青铜时代人类的唯一的孑余了。他们俩怎么会独存于世而不和其他青铜时代的人一同毁灭了呢？这里有一个故事在。

在那时，神是常常往来于人间的；他俩乔装作凡人的样子，住在人间，以考察他们的生活，以维持他们的幸福。但人间的罪恶也使他们十分愤怒。青铜时代的人类，既日渐地犯了罪恶，更可恶的是贪心日炽。

---

① 据赫西俄德（Hesiod）的《工作与时间》（*Works and Days*），到他之时为止，地球上已有了五个人种，相继而出。第一时代为黄金，第二时代为白银，这两个时代的人类皆无所出。第三个时代的人类为青铜，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他们的即为此种，宙斯创造了第一个妇人给他们的也即在此时。此人种为宙斯所灭。继于其后的便是一个英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类，勇敢伟大，多建勋功伟业。底比斯（Thebes）与特洛伊（Troy）的二役，便是他们最著名的事业。继于英雄时代之后的，便是现代，即所谓黑铁时代。关于青铜时代人类的毁灭与青铜时代以后的人类的创造，在希腊原有另一个传说，即大洪水的传说与丢卡利翁及皮拉的掷石为人的故事。这显与五个时代之说不相符合。现在为了叙述上的便利，依从了W. Y. L. Hutchinson在他的*The Muses Pageant*中的主张，将英雄的创造的故事与石头族的创造的传说合而为一，以免矛盾。

他们不惜以种种奸诈的方法来巧取豪夺财富。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兄弟，也与同胞及邻人为仇；至于对待客人呢，穷的则屏之于门外，富的则欢迎他进来而于中夜暗杀了他。天神们纷纷向神与人之主宙斯控诉。宙斯道，他要自己变作一个凡人，乔装过客，以试试这个青铜时代的人；他叫赫耳墨斯和他同行。

这两位神道同到阿耳卡狄亚（Arcadia）去，旅行了三天，没有一个人曾招呼过他们进屋去住，也没有一个人招呼他们饮食。他们在许多人的门前受过叱骂。最后到了一座高山，山上是阿耳卡狄亚国王的坚宫。国王名吕卡翁（Lycaon），是一个极野蛮的人。在青铜时代的人中，只有他是欢迎过客进门的，但他的招待客人却更不怀好意。他一天一天地款待他们，如养猪似的将他们喂养着，后来便将他们杀来吃了。当宙斯和赫耳墨斯到了国王那里时，他极欢迎他们坐下和他同宴。他的侍役奉上了几大盘的烧肉，他请客人们尽量大嚼，说，这乃是一只嫩小的野猪的肉，很好吃。但两位神道大怒起来，把桌子和肉都推翻了；他们现出了原形。吕卡翁战战兢兢地抖缩于宙斯的威猛视线之下。宙斯皱着眉，以雷似的声音说道："你这坏人，比言语所能形容还要坏，你将不再是一个人了，你的心是狼心，所以狼，你到森林中觅伴去吧，不要再在凡人的门前出现了。"吕卡翁身上长出长毛来了，他要开口说话，却只能呜呜地作狼嚎了。他向门外就跑，到了门限时，双手也抵在地上而成为狼足了。顷刻之间他成了一只毛色灰白的大狼，侍臣们张着惊骇的眼，望他飞奔入邻近的一座森林中去。

据后来的传说，宙斯用雷电将这吃人者的宫堡都毁了，有一座水松林长于其处，以表示这个可怕的所在。如果有人敢于涉足其地，则他们也将变狼九年。

宙斯和赫耳墨斯既惩罚了吕卡翁，他们又乔装作凡人的模样，走过阿耳卡狄亚全境直走到北方，到了底萨莱（Thessaly），但他们所遇到的人，除了作恶之外，不知他事。最后，宙斯便说道："我们已经看得够

了；这种青铜人，全都是欺诈而野蛮的，没有一个正直的人在于其中，生客进了他们的门，他们是不怕天，也不惜名誉地处置着。走吧，明天，我将下一阵大雨，自创造世界以来未之有过的大水，整个人类便都将为这个洪流所汩没扫荡而去，我已倦于他们的罪恶了。”

“好的，父宙斯，”赫耳墨斯答道，“但我们且再在底萨莱留一天吧，如果我们碰巧能够遇见一个正直的人，便救活了他吧。”宙斯答应了，两位神道那天便在富裕的底萨莱平原上漫游着，到了暮色昏沉时，他们到了丢卡利翁老人的门前。他和他的妻皮拉同住着，没有儿女。

他住在那里，并不富裕，却很满足，很自乐。他用双手自己垦地种田，灌溉葡萄园，一切都勉强足用。他们对于这两位过客，非常殷勤地欢迎着。他们俩供给这两位过客以他们最好的食物。这一夜，两位神道便在他们家中过夜，深为他们的招待与谈话所喜。第二天早晨，客人们吃过了早饭，便起身道谢，要告辞而去。然丢卡利翁还要求他们留下，他说：“我所能给客人们的东西不多，但他们是我所欢迎的，因为我怕最高的宙斯，旅客的指导者与保护人。”

宙斯答道：“可颂的丢卡利翁，神的王将偿报你以对于别的人及对于他自己的好意的招待。看呀，你和他谈话的人便是他！”一阵光明围绕于两位过客的身上；他们露出了本相，站在那里。宙斯的脸上是那么温温和和地微笑着，所以丢卡利翁和皮拉望着他也并不害怕。宙斯对他说明他要毁灭了作恶多端的青铜人种的事。他命令丢卡利翁立刻造一只大船，用坚橡木来造，把家具食物都搬到船上去。在第七天上，他和他的妻便要上了船。如此，他们才可逃脱了大难。当宙斯说完了话时，天空起了一劈的雷声，而这两位神道没入空中不见了。

此后六天工夫，丢卡利翁辛辛苦苦地在造大船。他的邻人问他为什么在造船。但当他告诉他们说，一阵大洪水将要来到了，宙斯他自己曾给他以警告，且求他们及时地忏悔、求怜。他们讥笑着他，一点也不理会，各自仍去耕田或仍去做买卖。在第七天时，大船造成了。丢卡

利翁和他的妻闭上了门。然后宙斯将“南风”放了出来。“南风”鼓着双翼飞了出来，他的怪脸被包裹在幽乌乌的黑暗中。他的胡髭重重地载着雨水；水流成为河道似的从他粗糙的头发中流下；黑云停在他的额前，而他的翼和衣服也都溅着露水。当他以他的大手压迫着低垂的云块时，一阵雷声便劈地发了出来。其后，浓云便泄出他们的雨水来。约诺（Juno）的使者伊里斯（Iris）身上穿着各种颜色的衣袍，汲起了水，供给云块。立着的稻被水浸没了；农人所祈求的米谷在水中毁坏了，一年来的辛苦成为白费的了。愤怒的宙斯还不以他自己天上的水为满足；他的兄弟海王则更助他以水浪。他召集他的河水来会议。当这些河神都会聚在他们之王的宫殿中时，他说道：“现在没有时候去长篇大论地讨论了。放出你们所有的力量来，因为是需要的时候了。大开了你们的门，不必顾忌一切地流出去。”他这样命令着，河水便走了回去，开放了他们泉源的口，无拘无束地冲到海中去。

波塞冬（Poseidon）以他的三股叉连连击着地。地颤抖着，被击时被放出一个水道来。河水冲去了一切的束缚，横流过平地。他们所冲扫去的，不仅是果木、米谷以及牛羊、人类、居宅，且是一切的神坛圣像等等。如果有什么房子太坚固了，洪流不能扫走了它，柔波便蔽盖于它的屋顶，而将它深埋于水底。现在，海与陆是无别的了。一切都是海，却是一个没有涯岸的海。这里有一个人尽力向山巅飞逃；又有一个人坐在他的小舟上；又有一个人驶过他的稻田或他的埋在水中的屋顶之上；更有一个人则在树顶上捉住了鱼。有的时候，锚抛在草地上了，船底与葡萄园的顶架相碰着了。从前牛羊所栖息的地方，现在是水族所栖息的了。海中仙女们看见水底下有森林与城市，觉得很诧异。海豚们侵入林中，与高枝相触，连橡树也为之震撼不已。狼和羊同在水中游着，狮与虎也拼命于波涛之上。野猪的蛮力无所施，美鹿的捷足也不能奔驰，它们全都同样地为洪水所冲带而去。飞鸟仓皇地在水面上飞着，找不到一点栖息的所在，便双翼倦弱地堕入海中而死。海水是无检束地自由地涨

高，现在埋没了一切的山峰。骇浪在溅拍着岩石，许许多多的生物都溺死在水中。那些逃出于水的，最后仍因缺乏食物而渐渐地饿死。

所有青铜人种全都毁灭于这一次大洪水之中，他们和他们的儿子们，以及家畜和野兽。但宙斯预先有了准备，使它们有一部分躲避到最高的山顶上去，不使它们完全灭种。同时，丢卡利翁和他的妻住在大船上，在水上任意漂浮。这船浮到高耸半天的帕耳纳索斯山（Parnassus）的顶峰，这峰如小岛似的峙立于洪流之中，过了四十天，宙斯使大水停止，使东风狂吹起来，将大水都吹流到大洋之中去，洪水在地面上退去了。大风吹了一百天，也将山谷都吹干了。

当宙斯看见整个世界如一个镇定如池的水面，而人类只剩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了，他们俩都是正直无罪的人，且是崇敬神道的，便将乌云拨开了去，使天复见了地，地也复见了天。海的愤怒也平了下去。海王执着三股叉镇平波涛，特力顿（Triton）从海中出来，高吹着海螺的角，招回洪水与川流。海与河便都听了他的命令，海水见了岸，河水也稳流于河道之中，不复泛溢出来。洪水退了，山峰现出了，陆地升出水面，面积日广，而水面则日减。最后，树枝也现出来，树叶还带着湿淋淋的泥。

世界完全恢复旧观了。但当丢卡利翁看见这乃是一个荒芜的世界，沉沉寂寂，一无人声，他便哭了起来，对他的妻说道："唉，我的妻，我的妹，现在你是留在世上的唯一的人了，朝阳所临，夕照所及，世界上只有我们俩而已。海水把其余的人都吞了去。假定是我一个人留着，或你也为海水所卷去，则我只有跟了你去而已，我的妻。现在，全人类中，剩下的只有我们二人了。这是天意。"他们相抱而哭，哭了一会儿，便决定要去求神示。他们俩同到了克菲梭斯河（Caphisus），取了河水，溅在头上和衣服上，然后到女神忒弥斯（Themis）圣庙中，庙中一切都还为大洪水的泥渍水痕所封，而坛前的圣火也早已灭了。他们跑到庙前的石阶，以抖吻吻着冰冷的石，祷求道："啊，忒弥斯！如果神道们肯听

我们的祷告，如果神道们的愤怒已经过去了，则请你告诉我们，用什么方法，我们的种族可以恢复旧观。”女神受感动了，给了这个神示于他们：“由此处走去，一边走着一边向你们身后抛弃你们伟大母亲的骨。”他们如哑子似的站在那里不言不动，诧异非常。皮拉先说话，表示拒绝女神的吩咐。她双唇颤抖着，请求女神的原谅，她实在不敢如女神所吩咐的抛弃她母亲的骨，以侮及她的幽灵。同时，他们又将此谜细细地思索着，找不到一线的光明。最后，丢卡利翁乃安慰皮拉道：“不是我的智力已经毁坏了，便是我们的伟大的母亲乃是大地，女神所说的骨乃是大地上的石块。这乃是她吩咐我们抛着的。”

皮拉虽然觉得此言有理，还不敢轻信。然而试试又有何害呢？他们便走下庙去，蒙了脸，如女神所吩咐的，一边走，一边向后抛石。被抛的石，渐渐地柔软了，变成了像人的样子，不过还不十分清楚，有如雕像的粗型。然后，湿的泥土变成了肉，不能柔和的东西变成了骨。神意使他们创造；丢卡利翁所抛的都成了男人，皮拉所抛的都成了女人。这便是诗人们所歌咏、戏剧家们所描写的英雄时代的人物的起源了。这个英雄时代的人物与他们所做的戏剧，便是我们底下所要叙写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